

十 月 小 长 篇

单身女人 琐事纪实

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

残 雪^著

十 月 小 长 篇

单身女人 琐事纪实

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



残 雪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单身女人琐事纪实/残雪著. 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04

(十月小长篇丛书)

ISBN 7-5302-0717-2

I. 单… II. 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6997 号

十月小长篇丛书

单身女人琐事纪实

DANSHEN NÜREN SUOSHI JISHI

残雪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网 址: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32开本 6印张 139千字

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-5302-0717-2

I·700 定价:12.00元



十月 小长篇丛书

人的一生总难免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社会关系。就连述遗这样的单身老大婆也不例外。述遗的社会关系有三条线：一条是彭姨，这个女人是她三十多年的同事，她俩一起进纺纱厂，一起学徒，一起成为熟练工，成为老师傅，后来又一起退休。现在彭姨就住在述遗后面那排平房里头。另一条线是老卫，老卫是纺纱厂的工会主席，三十多年来对于述遗的私人生活一直有着毫不减退的窥视兴趣，他在生活上也比较照顾她。还有一条线是述遗所在街道的垃圾工小廖，他每天傍晚将述遗的垃圾收走，述遗每月给他三块钱。就是这三条线将述遗牵制得牢牢的，使她不至于游离于社会圈子之外。



作者简介：

残雪，女，1953年生于长沙市。父亲五十年代为新湖南报社长，后划为右派，父母均下放劳改。1966年，残雪小学毕业后失学，后在街道小厂工作十年，做过个体裁缝。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

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代表作有小说《山上的小屋》、《苍老的浮云》、《突围表演》、《新生活》等及评论集《灵魂的城堡——理解卡夫卡》、《解读博尔赫斯》、《地狱的独行者》。作品在国内外均有广泛影响。



十月 小长篇丛书

第一辑

张庆国 玫瑰的翅膀
王 芫 你选择的生活
晓 航 穿过无尽的流水

第二辑

龙 冬 娇娘
瘦 谷 以梦为马
李惊涛 兄弟故事
老 虎 漂泊的屋顶

第三辑

王 斐 我爱北京天安门
龚红宇 一路花瓣
许谋清 女女过河
残 雪 单身女人琐事纪实

丛书策划

顾建平 程绍武

责任编辑◎顾建平

责任印制◎吴凤兰

装帧设计 唐卡工作室

一

人的一生总难免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社会关系，就连述遗这样的单身老太婆也不例外。述遗的社会关系有三条线：一条是彭姨，这个女人是她三十多年的同事，她俩一起进纺纱厂，一起学徒，一起成为熟练工，成为老师傅，后来又一起退休。现在彭姨就住在述遗后面那排平房里头。另一条线是老卫，老卫是纺纱厂的工会主席，三十多年来对于述遗的私人生活一直有着毫不减退的窥视兴趣，他在生活上也比较照顾她。还有一条线是述遗所在街道的垃圾工小廖，他每天傍晚将述遗的垃圾收走，述遗每月给他三块钱。就是这三条线将述遗牵制得牢牢的，使她不至于游离于社会的圈子之外。

述遗所住的是一套独栋的、一室一厅的平房，位于那一大片宿舍的前面。多年以前，这里还未修宿舍，倒是修了一个保管室，两个保管员坐在里头，管理那些机器零件、修理工具之类。随着工厂规模的发展，宿舍修建起来了，保管室也迁走了。分房子的时候，述遗提出来要住这套原来是保管室的房子，她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批准。实际上，没人愿住这套空房。这房子一来不是新房，二来造型难看，住在里头会有种与众不同不合群的味道。于是厂里的一个工人用一桶石灰水将保管室的墙壁胡乱刷了一遍，又在泥巴地上倒了一车三合土，用力拍平，述遗就搬进去

了。别人搬家都要大放鞭炮，述遗搬进保管室的时候，老卫也替她放了一小挂鞭炮。述遗最怕的就是鞭炮，她将门关得紧紧的，所以她的搬迁一点喜庆的气氛都没有。不过那时大家都在张罗着搬家，除了爱管闲事的老卫，谁也没注意到她。那一次，在老卫离开后，述遗坐在散发出强烈的生石灰水味的空荡的房里，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似乎有了明确的看法。她的房里空空的。一般来说，作为老太婆，总有很多舍不得丢的纪念物品，比如一个小马凳啦，一把破油布伞啦，几口铝锅啦，几只盛满旧衣服的竹蔑箱子啦，几盏台灯啦，一些瓷器啦等等。但述遗没有这些东西，她的房里连本日历簿都没有，她也从不纪念什么事情。她的全部的家什就是一张床，两只旧皮箱，一张小方桌，两只板凳，一套厨具。碗柜里的碗一共有六只，两只饭碗，两只菜碗，两只汤碗，另外还有两个碟子。如果不是彭姨常来提醒，述遗恐怕连年月日都搞不清了——她的收音机多年前就坏掉了。

按照彭姨带来的和她自己从外界获取的信息来计算，述遗知道自己已经五十六岁了，这就是说，她已经退休六年了。时常，她呆呆地注视着纺纱厂那耸入云霄的烟囱，记不清三十多年里，她究竟在那种地方经历了一些什么。总的来说，她认为那是些激情的岁月。在那些岁月里，她也时常头脑发昏，苦苦地追求过一些莫名其妙的事物，她甚至还有过好几次短暂的恋爱。机器的轰鸣，看了令人头晕的纱锭，湿漉漉的车间里的空气，对于当年还年轻的述遗的伤害倒还不那么大。有时做完夜班，她还可以不睡觉，和男朋友一块去看电影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述遗的身体就渐渐地垮了，后来她竟一次又一次地昏倒在机床旁。她发病的那个时候，已不再有任何男朋友。因为她的病，大家对她的看法也

不太好了，认为她“没用”。在多次原因不明的昏倒之后，她终于被调到了保管室工作。脱离了潮湿的、嘈杂的环境，每天又可以按时睡觉，一段时间之后，述遗就恢复了活力。不过这种恢复是私下里的，她小心翼翼地掩饰着，免得别人看出来之后眼红，去提意见，导致她重回车间。平日里，她总是穿一套黑衣黑裤，头发随随便便散乱着。在食堂吃饭则一个人悄悄坐在角落里，免得别人发现她有旺盛的食欲。她也隐隐约约听到一些议论，似乎是说她一个单身女人，又无负担，每月的工资怎么吃得完，一定存下了好多钱之类。调到保管室之后，她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，好像每个人都在孤立她，挑她的刺，向领导打她的小报告。有几个女的还曾挑衅地对她口出粗言，想激怒她闹起来。还有人甚至故意在小道上挡住她的路，搞得她上班迟到。那个时候她住在集体宿舍里头，这一类的骚扰总令她头疼。

退休之后，述遗是真的成了一个闲散的人了，她必须安排好自己的日常生活，而这对于她来说，就是松紧适度地将那三条线抓在手里头。开始的时候她曾遇到很大的阻力，因为她企图从社会关系的束缚里头解脱出来，获得平静的老年生活。也许是由于操之过急吧，她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得罪了彭姨和老卫这两个老相识，他们先后声称她“发疯了”，并说要同她断绝来往。后来她才知道，所谓断绝来往，并不是真的就不来往了，反而是比以往更密切地注视她，想方设法为难她，给她制造生活上的不方便。比如老卫，就擅自将述遗的名字列入了工会的一个小组，那个小组里头全是退了休的、热心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分子。入了那个组就得每月向大家报告自己所做的社会工作，并领到一笔额外的津贴。由于津贴是与工资一起发放的，述遗如果不去参加那种报告

会，就领不到工资。再说她也从来没参加过社会工作，又怎么好意思要那份津贴呢？大约过了半个月，述遗还没去领工资，也没人给她送来，她开始有些担心了。又过了好些天，她简直如坐针毡了。有一天，彭姨上门了，述遗将她当做了救命稻草。

“照我看，这老卫绝没有什么坏心眼。他可是一个少有的好人，如今世上像他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。可是你是如何样对待他的呢？他关心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现在却想把他像废抹布一样扔掉。换了我，这种事也是想不通的啊。”

“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啊？”述遗眼巴巴地问。

“这种事是不好补救的，这不是一般的事啊。你伤了老卫的自尊心呢。”

彭姨人长得很胖，坐在述遗的小房子里身上一阵阵地喷出热气，述遗感到有点呼吸不畅。那一天，彭姨说了很多话，她越说，述遗脑子里就越黑，身子也完全瘫软了。

述遗不记得这件事后来是如何解决的了，她也懒得去回忆。反正最后的结果是，她装得没事一样去财务处领她的工资，而财务处的人也像没事一样把她的工资交给了她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。但是经历了这一场风波之后，述遗从心底认识到，想要摆脱社会关系的想法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，一种幼稚病。认识归认识，述遗照旧犯错误，后来她又得罪了老卫和彭姨好多次，每次都给了她相应的教训。但是述遗是那种“好了伤疤忘了痛”的人，并不因为有了教训错误就犯得轻一点。于是日子就在磕磕绊绊中消磨着，她想要的平静生活总是达不到。多次反复之后，述遗终于发现，与外界发生冲突的原因其实在她自己身上。是她自己总想改变一点什么，她太不安分了。而对方，只要发现她有

某种变革的念头，立刻就会兴奋起来，然后悄悄地，给她一下迎头痛击。

自从多年前那种原因不明的晕眩病好了之后，述遗就再没有患过其他疾病了。她甚至可以声称自己“身体很好”。为这一点她沾沾自喜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从昨天下午起，她感到自己身体里面起了某种变化，倒也没有什么过多的症状，惟一的症状就是怕水。当时她吃完了中饭去洗碗，她的双手刚一接触水就剧烈地刺痛起来了，她连忙用干毛巾擦干了手，心有余悸地回忆是否做错了什么事。没有，这几天她没有出门，也没接触过什么能引起过敏的物体。她又尝试用温水洗碗，结果还是一样，连骨头都痛起来了。这一下她害怕极了，展望一下今后的生活，简直是两眼一抹黑。要是这病好不了，她不是只好像野人一样过活吗？

思来想去的辗转了一夜之后，述遗决心上医院了，这是她三十年里第二次上医院（第一次是那回发晕眩病，没检查出任何原因）。上医院首先要找老卫批一个付款委托单，所以一大早述遗就到了老卫家。老卫的家在纱厂里头，财会室的那一排平房的末尾，进去是个三室套间。述遗在门口敲了好久，老卫和他老婆才从后面房里走出来，两人都揉着眼，显然是刚从床上爬起来。

述遗结结巴巴地说完自己的病，老卫就完全清醒了。他眉开眼笑地凑到述遗眼前，好像还要来抓她的手，述遗连忙闪开了。

“老述啊，这种病，不是一天两天好得了的，你一定要多同组织联系啊。”

老卫的老婆也尖刻地在一旁帮腔：“不要那么高傲。我们这些人，一生里头哪能没个难处？”

她斜睨着述遗，显然对她鄙视已极。

述遗气得头发昏，抬起脚就走。没想到老卫和他老婆一齐追了出来，一人抓住她一只胳膊，拖着她往财会室走去，挣也挣不脱。

也不管她一脸紫涨，老卫一路数落下去，一直到进了财会室，他还在唠唠叨叨地说起述遗不热心公益事务的事。他老婆则下死力掐述遗的胳膊。到述遗拿了付款委托单回到家，她发现自己的胳膊已经被掐得青红紫绿。她坐在家里思想上斗争了好久，最后决定还是去医院。

一跨进医院的门诊部她就看见了老卫那张马脸。

“你的事情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，所以就来了。你想想看，你要是失去了这次机会，谁还能来拯救你呢？你已经五十多岁了，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也不多了，你考虑过这一点没有？要好好想想啊。”

这一次，述遗倒不那么讨厌老卫的唠叨了，心底里还隐隐地有点感动似的。

她进了诊疗室，那油头滑脑的医生左问右问，要她叙述她日常生活的细节，她一开口讲呢，那人又爱听不听的样子，还粗暴地打断她，不时插问些怪问题，比如：你每天睡觉时，头朝哪个方向？你出门时，家里有没有来过贼？你究竟对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信心？述遗被这个一身长得圆溜溜的医生惹恼了，高声说：“我答不出你的问题。你直说吧，我这病还能不能治啊？”

她刚说出这句话就看见老卫在门口探了一下头。她明白了。

“像您患的这种病，又有什么药可治呢？”

医生不住地摇头，最后在处方上给她开了一大包阿斯匹林，

吩咐她说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不要去服用它们。

后来他竟然站起来送她出门。述遗纳闷地想，坐了半天，医生的诊室里怎么只有她一个病人呢？

老卫显得很兴奋地陪她去拿药。

“医生是你的亲戚吗？我觉得那人不可靠呢。”述遗说。

“是我的本家。年轻有为的孩子嘛。你要是不想吃药，就只有住院一条路了。你想想看，孤孤单单一个人住在医院里，尤其是黄昏那一段时间，该有多么难熬。”

老卫说话的口气，就好像他比医生还内行一样，述遗皱了皱眉。拿了药走出门诊部，述遗的目光停留在破旧的住院大楼上，看见病房的窗户上一律装着很粗的铁条，不由得大大地惊讶了。自己怎么从来没注意过这些病房呢？

老卫瞟着她，得意地微笑着说道：“你呀，从来没有尝过住院的滋味吧？”

回到家里述遗就服了药。阿斯匹林一会儿就使她满头大汗，她换了衣，到床上躺下睡觉，朦胧眼中感到体内的炎症正在被药物的效力所击退。

述遗并不是吃了药病就好了，而是过了好久，当她几乎就要适应野人的生活时，那病突然就消失了。那段时间里，她成天被各式各样的臭气熏着（自己身上的以及她弄脏的什物散发出来的），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当她为了采购而不得不出门时，她就尽量选择外面人少的时候溜出去，买了东西又尽快地溜回来。这期间老卫还来过一次，老卫对她屋里的异味一点感觉都没有，站在房里高谈阔论，谈的全是关于她的病，还将水池上的自来水龙头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。述遗听着那“哗哗”的水响，脸都白

了。述遗每天都担心彭姨会来她这里，房里实在太臭了，她没脸见彭姨。幸亏那会儿彭姨走亲戚去了，很长时间都没回来。

夜里，述遗将自己想像成一只穴居的、身上有毛的小兽。她甚至将所有的被子都堆到床上，堆成洞穴的形状，然后钻进去。这种演习使她挨过了好多失眠的夜晚。半夜的演习使她的胆子变得大了起来。她走到宿舍区那边去找了一架小梯子，然后背着梯子来到屋前放下，顺着爬上去，再捡开那些瓦，坐到了屋顶上。月亮的清辉洒在她身上，还有风。述遗感到自己身上的皮肤变得清洁了，脖子上那些疙疙瘩瘩的垢也不见了。她记起从前曾听人说过有一种光浴，难道这就是？她将裤腿卷到大腿那里，摸了摸自己的腿，还真是又光滑又洁净。

折磨着她的搔痒症也好了。下半夜，她一觉睡到了天亮。

她是被外面的敲门声闹醒的。

“病好了之后就应该有种新的世界观。”老卫看着她说道。

她很狼狈，自己披头散发，家里乱七八糟，到处是污垢，床上被子也没来得及叠。她挡在门口想阻止老卫进去。老卫做了个手势，示意她让开，然后不由分说地进去了。他那张马脸阴沉沉的，他又着腰站在屋当中说：

“宿舍区一早就有人来向我报告失窃的事，我一听报告就哑然失笑了。深更半夜搞活动的人还能是谁呢？老述啊老述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，任何一个不经意的举动都会引起连锁反应，这一点你该深有体会了吧？你的病，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病啊。你想想看，一架轻便梯子，就引起了这么大的骚乱，真是整个宿舍区都沸腾了啊。”

“你尝试过光浴吗？”述遗问道。

“哈，林说光浴呀，我天天做呢。我，是这方面的专家。”

老卫骄傲地在屋里走了一圈，然后一屁股坐在述遗的方桌上，晃荡着两条瘦腿。他似乎被什么念头折磨着，尽管他举动大模大样，言语惊世骇俗，那念头却使得他的身体虚无化了。述遗感到他的身影变得朦朦胧胧的，头部与身子被门外的一束光截成了两段。他还在很激昂地讲话，一只多毛的手举在空中一挥一挥的，述遗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，只觉察到他大发脾气了。“小心公愤！”最后他说。

他一离开，述遗饭也顾不上吃就开始搞卫生。这就像一项没有尽头的工作，一直忙到晚上都没能完全清除掉屋里的污垢。述遗一边工作一边恶心，就好像是在洗自己的胃一样难受。她不断问自己：为什么她不能相信光浴呢？到底还是一个庸俗的老太婆啊。歇下来的时候，她又忍不住到门外去看看，这一看吓了她一跳。

月光下面，赫然立着那架梯子。老卫不是明明已经叫人将梯子搬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呢？她不敢再爬上屋顶了，她就立在梯子的半腰，又一次体验光浴的滋味。下面墙根那里有哭声传来，她仔细往下看，却没有看到人，那哭声隐隐约约的。述遗想，她白天也许不该洗澡的吧，现在已经体会不到光浴的神奇了。而昨天夜里，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曾发出过轻微的炸响，连头发都一根根竖立起来了。有人突然在梯子下面对她讲话，她紧张得差点从梯子上掉下来了。

“您都已经快要活到头了，还不肯悠着点。我们这些个年轻小辈，应该怎样来同困难做斗争呢？”

她终于看清了，说话的是垃圾工小廖。小廖的一边脸似乎肿

得厉害，是不是被什么人打了呢？

“小廖，刚才是你在哭吗？你的脸怎么啦？”

“不要管我的脸，这是我自己弄的。我，经常像这样。”

述遗从梯子上爬下来，向小廖凑过去，小廖立刻向后面一跳。

“难道你对你的工作不满意吗？这年头，有份工作就不错了。”

“我怎么会满意呢？你想想看，成天就是收垃圾，要是有一家的垃圾没收到，他就会去厂里投诉，我的饭碗就要掉。我被这些人赶过来赶过去的，都快发疯了呢。我们小人物，也会有痛苦是不是？所以我就来这里哭了。”

小廖隔得远远地对她讲话，述遗感到他的眼睛紧盯着自己。这个青年每天来收垃圾时述遗都热情地招呼他，有时还请他进屋喝杯茶。平日里，他显得小心谨慎，进了她的屋连眼睛都不敢乱望，所以述遗万万没想到他有这么复杂。但是她自己，的确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忠告他的，不能因为自己年纪老些就冒充自己有经验啊。她想了一会儿，最后不着边际地说：“这地方庙小妖风大。”

他听了这句话就兴奋起来，接口道：“啊，您也有这种感觉吗？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么看呢。您把话说到我心上了！我是一个有责任心的青年，这些人啊，非要把我往死里赶。说来您可能不会相信，就在上个星期，有人故意将香蕉皮扔在墨黑的过道，害得我仰面摔一大跤，他们倒躲在门背后哈哈大笑。我本来是可以反抗一下，不收他们的垃圾的，但我还是收了。我现在好懊悔啊。”

述遗很想安慰一下他，可只要她向前走两步，他便后退两步，就仿佛她是一个鬼一样。述遗虽对他不无兴趣，还是微微感到受了侮辱。于是她放弃了安慰他的企图，直截了当地问他需不需要帮忙。

他立刻忸怩起来，连声说“不要不要”，并且又后退了几步。

“那么，你要我站在这里听你讲下去吗？”

“不不不，我从来不在乎我的话有没有人听。要您站在这里听我诉苦？那可不敢当。我不是那种有权力的人，您不要把我放在心上，不过一个垃圾工嘛。”

述遗进了屋，将门用力关上。这时外面的哭声又响起来了，还夹杂着倾诉的声音。她在床上躺了很久，终于伴着那哭声昏昏入睡了。

她一点一点地将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了，这种干净却并不能让她心安，反倒有种做贼似的惭愧。只有彭姨对于她重返正常生活表示欢迎。彭姨说，述遗的生活其实是由老卫来安排的。她说：“一个大厂的工会主席，日理万机啊。”述遗就问彭姨小廖是怎么回事，彭姨吩咐述遗千万不要多理他，因为他“一肚子怨气”，“随时可能出事”。

彭姨坐在她房里，很不安的样子，时不时地站起走到窗口那里面去张望。述遗心里想，是不是她的婆婆又来了呢？五十多岁的彭姨有个七十八岁的婆婆，述遗见过那老女人好几次。她住在乡下，一年里头来儿子家住几回。婆婆来了之后，就要同彭姨吵架，然后就动起手来，将彭姨打得鼻青脸肿。彭姨从不还手，每次都都很响亮地哭，她的丈夫老培也同她一道哭。婆婆个子小巧，